

# 臺灣民俗誌

劉還月 著



K892.458  
0237

# 台灣民俗誌



# 為靈魂的母親塑像

## ——序「台灣民俗誌」

陳金次

土地生長萬物，以養我驅體。文化滋孕情懷，以育我靈魂。而民俗，是文化的基石，靈魂的母親。

台灣，由於境遇的坎坷，民俗文化的發展一直得不到朝陽的溫暖和雨露的滋潤，在自生自滅的命運下，時而霜凍，時而蟲害，時而乾旱，時而水淹。而今已是形容枯槁，面目全非。生命力旺盛者如布袋戲者，三十年前萬人空巷的場面，曾幾何時，竟已欲振乏力，氣息奄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出殯儀式，千百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哀矜的孝思表現，而今竟也出現妖艷露體的電子琴花車女郎。

台灣！台灣！妳使我哭泣，又叫我難以忘情。

● 台灣民俗的研究興盛於戰前，衰微於戰後，日據五十年間為全盛時期，此期間內重要著作有：

一、一九〇一年官方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前後十餘年，其調查報告有「台灣

私法」、「蕃族調查報告」、「蕃族習慣調查報告」和「台灣蕃族圖譜」等。

二、一九二一年片岡巖先生著「台灣風俗誌」，為研究台灣舊有風俗習慣極有價值的鉅著。

三、一九二八年伊能嘉矩先生著「台灣文化志」，為台灣文化史上劃時代的不朽名著，其學術價值素為各界所公認。

四、一九三四年鈴木清一郎先生著「台灣舊慣冠婚葬祭與年中行事」。

五、一九四一年金關丈夫等創辦「民俗台灣」月刊。台灣人黃得時教授及已故社會學家陳紹馨先生亦為創辦人之一。此時期正值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運動」，「民俗台灣」的發行頗受當局的阻礙，然終能於困境中成長，直至戰爭結束。

此外如增固福太郎先生的「台灣之宗教」、池田敏雄先生的「台灣的家庭生活」、移川子之藏先生的「台灣高砂族的傳說與言語」、岡田謙先生的「未開社會」……等都是極有價值的著作。

戰後四十年，台灣文化的研究付之闕如，此期間除吳瀛濤先生的「台灣民俗」及「台灣諺語」外，實難找出堪與戰前相提並論的著作。

大體上來說，一九六〇年是台灣民俗的一個轉捩點，在此之前，政治上雖曾發生過重大的變化，但經濟結構仍是以農為主的農業經濟，社會組織並未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民俗變遷在這時期是相當靜止的。一九六〇年以後的台灣，農業經濟逐漸被工商經濟所取代，農村蕭條，人口都市集中，社會結構發生空前的變化，西方的物質文明隨着工商的發展得

到良好的傳播土壤，尤其是一九六五年以後，台灣電視網的建立，物慾文明更借着電視頻道，翻山越海，深入各個角落。於是，文化失去了個性，傳統迷失了方向，在短短二十年間，關雲長的臉從剛烈的朱紅退化成桃色的粉紅，從千里單騎，義薄雲天的表率轉變成愛妳在心口難開的情場大忍者。

社會結構的改變固然是民俗文化變遷的主因，但人為的政治取向亦是左右文化一隻看不見的手。蓋文化是心靈活動的表現，長久的政治取向造成一種社會氣氛，這個氣氛左右了人們的心靈表現，於是歌仔戲比賽出現了薛仁貴帶領王寶川及全體演員，立正敬禮，齊唱梅花的偉大場面。許多民俗活動在有關當局「節約愛國」的倡導下，也都紛紛消失滅跡，五月十三迎城隍的浩大場面如今也只能憑想像在歷史中尋找它的痕跡了。但是我們反觀別的國家對民俗活動的態度，不得不令人感慨萬千。美國來說，洛杉磯每年盛大 Rose Parade，耗資在幾千萬美元以上，美國政府不但「曉以大義」，還熱烈地參與盛況，著名大學如史丹福、柏克萊等甚至還絞盡腦汁，設計新穎的花車，參與遊行。可諷的是，台灣的電視台更競相轉播，好像我們家有喜事般也染上那麼一點熱鬧的氣氛。在這樣的心態下，我們的觀光事業除了故宮和北投外，又能請人看什麼？

此外，地方政治人物參與民俗活動，由於品味的不夠和動機的不純，往往使民俗活動變質而喪失它的活力，在這些人物的導向下，「拋绣球」竟成爲民俗活動，各界競相報導，一個洋人抱著绣球，千里姻緣一線牽，一時成新聞人物。於是，某國立大學的代聯會也起而效之，課外活動指導者竟也鼓勵之，上上下下，大倡其低趣味。

在這樣喧囂擾攘的時代，在這傳統與現代折衝的轉捩點上，對現階段民俗活動的記錄無疑是一份艱鉅而重要的工作，以什麼樣的眼光來取材？以什麼樣的心情來記錄？要是沒有高尚的品味和文化的熱忱，是不可能勝任這項工作的。劉還月在這樣的時刻投入「台灣民俗誌」的整理工作，其精神是可敬的，他的能力和熱情足以勝任這項工作，我們可從其文章中得到證明，不過我願在此轉述民間藝人李天祿老先生告訴我的一個真實故事：

有一天，劉還月打電話給他的兒子李傳燦，問「似宛然掌中劇團」何時演出，他想去採訪。李傳燦告訴他：「六月某一天觀音山腳有間土地廟落成，我們去跳傀儡，並演一場布袋戲。」

「詳細地點在那裏？」

「我們也不知道，那天請戲的人會帶我們去，約在早上十點左右碰面。」

「那我在辦公室等，你們到達後馬上給我電話，我騎機車，很快就到。」劉還月緊盯着他。

「好啊？」李傳燦爽快地回答。

到了那一天，劉還月按時在辦公室等，直等到中午時分，仍無電話。他想：到底怎麼回事？沒來電話，我就自己去，憑我劉還月，觀音山還有什麼土地廟難得倒我？

於是他到了觀音山下，東問西問，始終問不出在那裡演戲，卻不肯死心，找了一個鐘頭，最後來到一個偏遠的小村莊，才得到消息說：，半山腰的產業道路上，有一間土地廟最近落成，可能在那裡演戲；劉還月毫不猶豫地上山去了。

李傳燦先生形容說：在六月過午的烈日下，只見老遠一個頭殼光光，又粗又壯的人，頸套相機，氣吁吁地跑上山來，滿身大汗捉着水壺就往嘴裏灌，半響，才吐出一句話來：「在這種地方演戲，難怪我等不到電話。」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了解劉還月做事的認真態度。

劉還月的「台灣民俗誌」最難得的就是他的圖片和感言，圖片最為寫實，感言申述情懷，這是日據時代諸作家所不能及的。它不是純記錄片，也不是純學術報告，而是對躺在病床上的年邁母親所刻劃的肖像。

七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於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 星、月、天空

粟耘

1  
在山下雜貨舖的郵政代辦所接到劉還月的掛號信，得知他要出版第一本書的消息，返回山齋時，我竟一路喜孜孜的咕嚕著：「星子要出書了！星子要出書了！」

2  
劉還月，在我心中，依舊保留著十年前初見他的影像，那時，他自號星子。

星子、真是單純可愛得像聖修伯里筆下的「星星的王子」，意興風發亦如被稱為「星辰之子」的巴黎派畫家莫地里亞尼。

他的率性、慧黠，尤其像夜空中稍縱即逝，奔馳不羈的流星。

十年來，他從星子轉變成劉還月。

星子，不！劉還月，到底有所不同了。

近年來，他每次造訪山齋，灑落處依如往昔，可是頭髮卻日漸疏了，還年輕啊！怎麼會呢？直至看他在上班之餘，猶不斷的密集發表文字，便會一再的叮嚀他：

「不要寫那麼多！注意身體！」

我固然担心他累壞身子，也怕他貪多嚼不爛，若因此有損健康，豈非咎由自取？旋又見他要出書，我應該會含有幾分怪罪的，可是，爲什麼反而高興呢？

3

「請老師幫我寫第一本書的序，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把我的惡形惡狀寫出來，以做爲爾後一生效事的警惕！」

他不但出書，還要我爲他寫序，並且提出這般與書無關連，卻對自身更爲貼切的理由，教我怎不捨下一山閒適，爲他勉力提筆？

4

我雖曾爲人師，卻因所知有限，只敢在極少數幾位學子前自承，還月便是其中之一。我之敢對他自承，主要不在於學識的傳習，而是性情與生活上的互相關懷，依憑的不過是虛長年歲罷了！事實上，還月似乎未曾真正正規的跟我學過一天東西，他如今所有，全是自修，或向別處高明請益得來的。只是，十年來，他和我不斷往還，我眼看著他從璀璨稚樸的星子，轉變成碩大許多，卻也增添些灰斑的還月！

還記得他當來找我的情景。

在新竹，一間僻靜的小樓，我在門上懸著一塊小小的牌子：「夙×畫室」。

他一進門，便迫不及待，冒冒失失的問：「這兒是不是夙×畫室？」

看他那上氣接不著下氣的樣子，看他那大而化之的性子，看他那長得伶俐俊俏的臉

蛋，我不禁暗讚爲可愛的孩子，遂含笑的領他進入屋中。

我們以繪畫做引子，海闊天空的談了起來，書籍擺了滿桌滿床，一下子便過了幾個鐘頭，天都暗了，他突然以十七、八歲的，初生之犢的豪情說：

「啊！我總算遇到一個比我懂的人了！」

第二天，他再來一技，卻從此不見人影！

第三天，接到他的限時明信片，說是要去流浪了，前途未知，發信地點竟是火車站！我雖由第二天的談話可以推測出他離去的原因，但這不重要了，令我焦急的是這麼一個孩子，到那裏去了呢？他能好好照顧自己嗎？

幾個月後，我遷返台北，他帶我去他的住處，一幢牧場邊專供學生住的平房，他租了其中的一小間，用三夾板隔著的，不過三個榻榻米大，卻是至爲精彩的一間！

書籍、畫片、衣服，從屋頂掛下來，從地面堆上去，床鋪、桌子、椅子，全模糊了，像潑灑的油彩，也像風亂朝陽的林子光影，虛虛實實，閃閃爍爍。這間最爲蕪雜的房間，卻是整幢屋子的焦點，那兒住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大些，卻都愛往他那邊跑，因爲，他的房間最豐富，房間的主人，年紀最小、個子最小的小老弟，風頭也最健！

豈止在那間房子裏，就是在我的所有學生中，他也是年紀最小的風雲人物！

雖然，他從未真正的跟我學畫過一筆，卻是每次來，每次都立刻與別人熟絡的很，好像他是最用功、最老資格的學生，甚至於，是我畫室的主人，有時候，我便只有在一旁靜

靜的笑著欣賞他談笑風生的份！

不但在我屋裏如此，屋外亦如此。今天，聽說他邀某初識的同學到白雞玩了，明天，他又可著一身浪子服，大赤赤的跑到另一位初識同學服務的辦公室裏，大家對他是又愛又疼，卻也難以招架！

我實在很想在每段文字的結尾，多省些驚嘆號，可是，發覺一個也去掉不得，只要少了一個，便不足以襯托出他的風采。

在認識他較早的三、五年內，他最崇拜的人物是傑克倫敦。傑克倫敦的才華，傑克倫敦的冒險，傑克倫敦的文學，傑克倫敦的瀟灑，他都倒背如流，當時，我便在送給他的一冊絕版本傑克倫敦傳的扉頁上題著：

「送給比傑克倫敦更像傑克倫敦的傑克倫敦」

此後，我南下鄉間，兩年後，再遷山林。

搬遷山林的時候，我們的行裝都是他打包的，我看他漏夜忙碌，偶想插手，他竟理直氣壯的嫌我一句：

「是我搬家，還是你們搬家？」

有生乖張如是，有師無能如是，夫復何言？

第二天清晨，天才矇矓，卡車來了，從司機到網工，也都只有一邊站，如何疊物，如何裝車，一概聽他指揮。到了山下，貨物暫放農舍庭院，因為還得走二十分鐘崎嶇不平的狹窄山徑，這時得用人力搬運了，幸好有十數學生與兩位姪兒幫忙，否則我只有徒呼奈何。

何！而星子，他雖熬了兩個晚上（那時我妻住台北，第一晚，也是他幫著整理行裝的），仍然不落人後，甚且挑重撿大，精神十足的搬上山來。

這樣的熱忱、這樣的幹勁、這樣的體能，便是星子，也就是今天劉還月最大的本錢！而我初聽劉還月這個名字，新見劉還月這個形貌，是在居山後的事。

換句話說，星子的茁壯都在這時演化而成，我實在無任何微末之功。他每次來，言談間可見他日益成長的軌跡；至於入世一面，卻始終三緘其口，我們只能從他不經意露出的蛛絲馬跡中窺伺一、二，或間接由他人處得知些許罷了。不過，友朋們談及他，都源於善意的關懷，若真有特別處，亦僅輕輕帶過，所以，我仍不甚了了。他要我寫他的「惡形惡狀」，實也無從寫起。其實，憑著星子，不！劉還月的精靈聰明，縱有失處，何需旁人贅言？他必自知，問題在於如何自惕，如何走向更爲完好的人生旅程。

我忝爲人師，不敢妄詞，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提出來：在他一篇事先未曾告知的，描寫我們山居生活的報導中，竟有許多誇大之處，也許，他仗著與我交往之深，因敢如此；我本無足論，褒貶事小，不需縈心，然誤導他人事大，豈能稍有不慎？

寄語還月，切切信守，這是我深深致盼的。

## 5

「台灣民俗誌」，我曾於報端間續的看了幾篇，這次，在還月給我信中，又附著三十篇影印本，我才較積極、仔細的讀完它。

讀了之後，我獲益匪淺，也不禁對劉還月向學的耐力嘆服，這點，是星子時期的他不

太可能臻至的，到底，十年不短，可以培育一個人真正的成長。

我很贊同他來信中提到的觀點：

「我做這個專題，是以採訪報導的角度出發，不像一般的『學者專家』做學問，因此重點擺在過去跟現在民俗的演變上。」

其實，文中更令我激賞的，是對於民俗與人性的熱切關懷。

他寫鹽水蜂炮時，談到一夜瘋狂，代價大約要五千萬，遊客年年增多，近年幾乎都有人受傷，鑑於此，政府有心「輔導」，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憂心，這樣一個充滿地方色彩的活動，是否將淪為應景之舉呢？

寫蜈蚣陣，更擔心大人怕小孩掉下來，硬生生的將他們綁在木架上，忍受酷陽毒烤的遊行，甚至不惜下了重語：「不忍歸不忍，人們卻深信蜈蚣繞境可祛百病，長保平安，因此誰也不願更改，也許等到有一天，某家孩子不幸昏死在架上，才會有人檢討這個問題呢！」

寫新埔義民廟，從當時義行的悲壯慘絕到今日的浮濫祭祀，最後是聲淚俱下的結論：「人人祭飽了自己的五臟廟，誰還會憶起兩百年前先民們為這塊土地流下的血和淚呢？」真是憾人心弦，令人讀之，久久難已。

不過，在「霞海城隍顯神威」篇裏：「年年都熱鬧非凡，是不是真因城隍顯靈，我們不曉得，但人們對於城隍爺的信仰之深，恐怕是祂替人們守住了財富，保護著土地的關係吧！」城隍若能替人守財護土，必是顯靈，此語則和前句置疑：「是不是真因城隍顯靈」

相矛盾了！

另外，將演變成現在模樣的車鼓陣形容成「是否也如同用脫衣舞來取代歌仔戲一般」，則未免太諷，宜當歛之。

6

從星子到還月，到他近年來努力為之的報導文學與攝影所凝聚的這第一本書「台灣民俗誌」，是他初啟的天空一角。

我欣祝他的天空無限遼闊，無限深遠。

【編註】粟耘先生所讀過的「台灣民俗誌」係原在自立副刊所刊載之舊稿，本書出版時，所有文稿都重新校定過，與粟耘先生所提有關內容之文字稍有出入。

# 台灣民俗誌 目錄

爲靈魂的母親塑像／陳金次序	3
星·月·天空／粟耘序	8
第一部份／禮俗誌	21
歡欣鼓舞過春節	23
正月初九天公生	27
燈火輝煌元宵節	31
火樹銀花蜂炮節	35
鞭炮猛炸寒單爺	39
客家山歌唱不停	43

松柏嶺上祭黑帝	47
嘉義鞦韆娛神人	51
清明時節雨紛紛	55
保生大帝上白礁	59
大道公神醫救世	63
大甲媽祖回娘家	67
北港天妃媽祖生	71
祈福去瘟燒王船	75
五府王爺慶誕辰	79
五月五日慶端午	83
鹿港民俗失古意	87
龍舟競渡祭屈原	91
霞海城隍顯威靈	95